

烟花三月，一次水韵文化之旅

□向培培 文摄

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的诗句流传千年，而今年的烟花三月，我循着市老年大学文学语言系的游研学足迹，奔赴了乌镇的温婉邀约。这座我曾造访过数次的古镇，自2014年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举办地后，在时光的打磨中愈发璀璨，早已成为享誉大江南北的文化地标。

游研学首站，我们踏入了乌镇的精华所在——西栅。12座小岛被流水环抱，72座古石桥横跨碧波，1.8公里枕水民居依河而建，将水乡的灵秀、文艺的雅致与休闲的惬意熔于一炉。南朝昭明太子读书的昭明书院，墨香依旧萦绕亭台，仿佛能听见千年前的朗朗书声；百年叙昌酱园内，成排的古缸顶着尖尖的竹编盖子沐浴在暖阳下，浓郁的酱香扑面而来，让人不禁揣测：“莫非真要晒足180天，才能酿成这岁月的醇厚？”；草木本色染坊的晒场最为夺目，成百条蓝印花布如瀑布般垂落，风一吹便轻轻摇曳，那“布上青花瓷”般的蓝白纹路，引得游人穿梭其间，沉醉不已。

而贝聿铭团队设计的木心美术馆，无疑是西栅的灵魂所在——极简的建筑倒映在元宝湖上，光影流转间尽显大师手笔。馆内珍藏的80余幅绘画真迹、30余部文学手稿以及65万字的狱中笔记，无声诉说着这位“20世纪最伟大艺术家”的传奇人生。木心集画家、作家、诗人于一身，却在29岁至49岁的黄金年华三度入狱，手稿被抄、手指被折。即便命运多舛，他仍以钢铁般的坚韧守护着艺术火种。1979年平反后，他重拾画笔与笔杆，风骨与才情令人肃然起敬。此行之前，我对他知之甚少，如今直面其作品与生平，唯有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

水乡人家

我们漫步在青石板铺就的小巷，流连于一座座古桥之间，枕水而居的白墙黛瓦倒映在水中，时光仿佛在此刻静止。我沉醉在这“小桥流水人家”的静谧安宁中，竟忘了大部队的午餐时间，任凭同伴们四处找寻。我望着带有格子门窗的古朴乌篷船在水中轻轻晃动，思绪也随之飘远，这般惬意的时光，即便不吃午饭又何妨。

午后，我们前往余华老师的文学原乡——沈荡。这里是他的多部小说的场景原型，更是《许三观卖血记》中经典场景的发源地。走进大名鼎鼎的“胜利饭店”，几张八仙桌配着长条凳，与小说中的描写别无二致，瞬间将我们拉入许三观的故事里，“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，黄酒温一温”的经典台词瞬间浮现在眼前。文学社的大咖们一落座，便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。顾亚萍社长一拍桌子，高声喊道：“来一盘炒猪肝，二两黄酒，黄酒要温一温！”虽字句略有出入，却是最真挚的触境生情。

店家竟也当真，很快端来一盆“炒猪肝”，众人定睛一看，才发现并非真的猪肝，引得大家笑弯了腰，也让这文学场景多了几分真实的趣味。走出饭店，边上便是一湾碧绿的小河，流水潺潺，清澈见底。我不禁遐想：许三观卖血前喝下的八碗水，是否就取自这汪河水？想必当年的河水，也定是这般纯净甘冽。沿着河岸前行，我们去寻找昔日的“谷仓”旧址。柳絮纷飞，调皮地在我眼前飘忽不定，我追着它跑了好久，汗水浸湿了衣衫也浑然不觉。路边的老式民居错落有致，恍惚间觉得每一间都可能是许三观曾经的家。就在这般胡思乱想中，我竟不慎走错了路，为这场游研学留下了一丝小小的遗憾。

这场烟花三月的乌镇游研学，不只是欣赏水乡风光，更是循着文化脉络，与木心的坚韧风骨对话，与余华的文学世界相拥；在昭明书院谈诗论道，在胜利饭店复刻经典，在青石板路上交流感悟。每一处景致都成了鲜活的教材，每一次互动都化作深刻的记忆，既有视觉的享受，更有精神的滋养与思想的碰撞。这正是老年大学游研学的独特魅力——以游为载体，以学为核心，让我们在行走中感受文化的力量，在交流中收获心灵的丰盈。

春天的风吹过半浦

□黄瑾瑶 文摄



半浦渡口

日暖风轻，这样的春日，最宜出行。古村、古渡、民国余韵，从半樸园缓缓漫过，800多岁的半浦村静谧安然，平整的水泥路纵横村间，南宋十四渡之一的半浦古渡，便静静依偎在路边。

通往江畔的石阶依旧缓缓伸向江边，姚江长途奔涌至此，变得平缓温顺，这里曾是浙东水上交通枢纽。正感慨岁月变迁，远处一艘渡轮缓缓驶来——果然如小红书所说，它仍在营运，失落的心瞬间被欢喜填满。扫码上船，同行者多为游客，热议着古渡的前世今生，如今轮渡的交通功能已日渐弱化。渡轮由一对夫妇经营，平日里人流量稀少，节假日才会翻倍，算不上盈利的营生，更多是一份坚守。对岸的渡亭依旧矗立，墙上贴着票价与航运时间，水鸟掠过江面，打破了江水的静谧。随着公路蓬勃发展，当年江声灯影、舟楫往来的喧闹早已远去，唯有石柱天灯，在时光中静默伫立，含笑见证着一切。

渡口边的杂货店早已褪去烟火气，取而代之的是风格明快的村咖。江畔排列着座椅与遮阳伞，三三两两的年轻人端着咖啡，吹着江风，目送轮渡往来，时光在惬意中缓缓流淌。我点了一杯卡布奇诺，坐在露天座椅上，咖啡氤氲的香气里，仿佛能看见昔日携家带口的行人、挑担的货郎、往来的商贾，纷纷踏上渡轮，奔赴远方。

顺着指示牌往村中前行，打卡半樸园是必做的事。推开挂着“半樸园”门楣的大门，转过木质照壁，一片苍翠欲滴的草坪映入眼帘，青石板路穿插其间，格外雅致。建筑呈回字形布局，四周檐廊相连，正面是灰砖黛瓦的二层小楼，拱券式门窗镶嵌着彩色琉璃，晨曦洒落时，琉璃光影投射在青砖地上，斑驳灵动，成为半樸园最出片的景致。青砖灰瓦的教室整齐排列，蕴含“半未”哲学的甬道，将时光折成回廊，藏着国人推崇的中庸之道。灰砖为

笺，琉璃为韵，这栋建筑在民国的留白里，写尽了半浦的岁月沧桑。

它的前身是半浦小学，始建于1921年，由村中的银行家孙衡甫联合郑时卿、郑鑫水等有识之士捐资兴建，是宁波地区保存较完好的民国校舍之一。时光荏苒，校舍依旧，学子已远。历经百年风雨，它如今成为第三批宁波市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大课堂资源基地，重焕生机。常有老师、家长带着孩子前来，穿上汉服、学礼仪、读古书，在草坪上嬉戏，历史的厚重与当下的鲜活在此交融，每一次相遇，都是与光阴的温柔对话。

我徜徉其中，倍感惬意，无需赶场，无人拥挤，恰似生活中难得的松弛。这里的风，仿佛从民国吹来，既有时光流逝的坦然，也藏着当下的期许。离别时，我敲响了檐廊下的钟，“当当当”的钟声远播，思绪也飘回那个年代——钟声里，学子们上课、下课，坐在木质课桌前，跟着先生念诵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……”

走出半樸园，沿着水泥路继续前行，沿途的老屋皆有年头，黑瓦白墙，墙角青苔点缀。这座古村因渡而兴，曾名鹤浦、灌浦，明清时期因地处鄞县与慈溪交界处，改名半浦，如今是宁波十大历史文化名村之一，拥有24处区级文保点。走着走着，便看见中书第，门楣上的字迹虽已模糊，却仍能窥见当年的气派。村里的老宅子各有故事，更令人惊叹的是，这个小村庄历史上竟出过五十多位进士，朱熹、黄宗羲、林则徐都曾在此游学停留，这些故事，村里人随口便能道来，宛如家常。

暮色降临，村咖亮起暖灯，灯光映在江面上，温柔动人。最后一班渡轮靠岸，乘客陆续上岸，船老大收拾缆绳准备收工，江水依旧不疾不徐，不舍昼夜地流淌。车子开动，我目送半浦村渐渐远去，唯有春日的风，还萦绕在心头，带着古渡的清欢与时光的温柔。